

永樂大典

卷六百六十一

有意謀不敏事之意助祭之人則有諸侯之尊也天子者則有穆穆之威
此又形容其一時在廟飲恭衣象如此於為廣壯而下四句則言諸侯為
廣壯以助祭事廣乎文王未享以安我孝子之心稱孝子者親親之辭也
假哉皇考德宣哲維人以下四句皆孝子跪後我者壽以下四句皆
維人以下四句則言文王之德安乎人而格于天所以能昌厥後嗣之
人也人為萬物之靈雖通無知所以盡人之道文王之德所該者甚衆故
曰備君之德死之德廣遠亦曰乃武乃文而已。人道立故天道成。是以能
安人者則能燕及於天也。天之佑君者莫大於予以賢子孫是以能燕及於
天則能昌我後嗣也。故我者壽下四句則承上章而言所以安我之實如
此故我所以得享存乎烈考與文母也。胡一桂所錄纂疏惠陸謂以文
母證之則烈考為文王無疑此詩為武王祭文王之詩亦無疑矣。李氏
曰見果解曹氏見詩說。許謙名物鈔。武王祭文王。傳。周禮大
祝注右讀為備謂祭祀備動尸食而拜大吉。下同。題下及微。即學士
而致微樂師文云大師說者則康成也。蓋微祭下詳禮疏恐言百篇字
劉瑾通釋惠按諸侯之來者非一故以難詳言其和共至止於廟中也。
故以爾爾言其敬又接先儒於介字皆訓助。未傳於此章亦然而於他詩

永樂大典卷六百六十一

三

皆訓大其義可互見也。朱子語類王介甫曰。且見讀詩記輔氏曰。且見
童子問嚴氏曰。見詩釋。曹氏曰。見詩說。李廷仲曰。見集解。春官。見名物鈔
胡庭芳曰。見纂疏。祭義。通周人以諱事神。左氏莊公六年。晉中饋
曰。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君父之名。尸子雖不敢斥言。禮。卒哭
之後。舍改諱。所謂舍親。盡之祖而諱新死者。故云以諱事神。名者。生者之
名。終則諱之。若人死曰終。名終曰諱。自高祖至父皆不敢斥言。故云名終
將諱之。周人諱。故人諱。事右祭祀。周禮春官大祝辨九。標以事右
祭祀。右諱為備。備動尸食而拜也。標與拜同。凡拜者。一曰稽首。拜。頭至
地。二曰頓首。拜。頭叩地。三曰空首。拜。頭至手。今謂之拜。手四曰振動。動。音
步。謂以兩手相擊。五曰吉拜。謂拜而右。指額。六曰凶拜。謂指額而右。拜。七
曰奇拜。謂先左一膝。奇音基。八曰褒拜。褒音報。即今之再拜。九曰肅拜。但
俯下手。如今之揖也。毛萇傳。鄭玄。箋。有來雖雖。至相。予。肆。祀。傳。云。相。助。
廣。大。也。箋。云。雖。雖。和。也。肅。肅。敬。也。有。是。來。時。雖。雖。然。既。至。止。而。肅。肅。然。者。
乃。助。王。神。祭。百。辟。與。諸。侯。也。天。子。是。時。則。穆。穆。然。於。進。大。牲。之。牲。百。辟。與。
諸。侯。又。助。我。陳。祭。祀。之。饌。言。得。天。下。之。歡。心。假。哉。皇。考。至。文。武。維。后。
傳。云。假。嘉。也。箋。云。宣。徧。也。嘉。哉。君。考。斥。文。王。也。文。王。之。德。乃。安。我。孝。子。謂。

永樂大典

卷六六一

受命定其基業也又徧使天下之人有才知以文德武功為之君故燕及皇天至介以繁祉傳云燕安也繁多也文王之德安及皇天謂降瑞應無變異也又能昌大其子孫安助之以考壽與多福祿既右烈考亦右文母傳云烈考武王也文母大妣也箋云烈光也子孫所以得考壽與多福者乃以見右助於光明之考與文德之母歸美焉孔穎達正義有來雖難毛以為有是從彼本國而來其顏色雖難然而柔和既至止於此則容貌肅肅然而恭敬助祭事者惟為國君之諸公於是時天子之容則穆穆然而美言助祭者敬和祭者又美實主各得其宜又指言助祭之事於我天子薦進大牲之牲其時辟公助祭陳其祭祀之饌言得天下之歡心由太祖德及使之然可嘉美哉君考文王其德被於後世能安定我之孝子故今為天下所歸是可嘉也皇考徧使之有才智者維天下之人謂皇考行化教之令之有智所以然者由以文德武功維為之君故也由皇考能徧使民智故孝子得安皇考之德又能安及皇天使無三辰之災而有徵祥之瑞以此為天所祐故能昌大其後之子孫令長有天下以今神祭則皇考又安祐我之孝子得年有秀眉之壽光大孝子以繁多之福也我孝子非徒為皇考所福既見祐助於光明之考亦見祐助於文德之母

永樂大典卷六六一

四

言武王大妣以皇考之終亦祐助孝子也鄭唯辟為卿士公謂諸侯又以介為助為異餘同傳相助廣大正義曰釋詁云相助勸也俱訓為勸是相得為助廣是寬博亦大之義傳於烈文辟公皆斥諸侯無卿士之義前此辟亦非卿士當謂國君諸公也故王肅云來助祭者維國君諸公天子穆穆然以美德為之王箋雖難至歡心正義曰雖難和肅肅敬樂記文也和在色敬在心和敬賢者之常因來至異文而分之耳其實常雖肅也以序言禘故云助王禘祭孝子當愨而趨言穆穆者以孝子於祖父則為子孫之容若非對神前則可為穆穆也言於薦大牲之牲舉其祭時所用楚茨所謂潔爾牛羊以牲粢審或剝或烹之類是助王陳祭祀之饌言其得天下之歡心此言肆祀箋以為陳祭祀之饌牧誓云商王受昏棄厥肆祀注云肆祀祭名者以祭必肆之故言肆祀尚書指其紂之所棄故知祭名此言所助是其為肆故不以為祭名理亦相通也傳假嘉正義曰釋詁文箋宣偏至君故正義曰宣偏釋言文釋詁云皇君也此太祖宜為一代始王故知嘉哉君考斥文王也閔予小子皇考與皇祖相對故知皇考為武王此則下有烈考為武王故知皇考為文王考者成德之名可以通其父祖故也祭法云父曰考祖父曰王考曾祖曰皇考此

與周子小子非曾祖亦云皇考者以其故文取尊君之義故父祖皆得稱之安我孝子言其享有天下故知謂受命定其基業述皇考一人之德而言文武故知謂文德武功即文王有聲所云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是文王有文有武也並舉文武者文以教化武以除暴暴止教興故人皆有才智也。箋繫多至福祿正義曰昭二十八年左傳曰惡直醜正寔繫有徒是繫為眾之義故為多也天之監下作為微祥今言皇考之德能安及皇天故知謂降瑞應也以此福慶流及後昆故言又能昌大其子孫子孫既蒙其福今祭而得禮故文王之神安我孝子以壽考子之以福祿上言綏子孝子是皇考綏之今言綏我眉壽亦是皇考綏之以廣成上意也傳烈考至大妣正義曰以太祖為文王皇考當之矣而別言烈考故知為武王即洛誥所云烈考武王弘朕恭一也彼注以烈為威此箋以烈為光者義得兩通故也文母繼文言之雖大妣自有文德亦因文王而稱之也此非頌所主而言之者明時得祐之多故歸美焉陸德明釋文相維息亮及妣也江也辟公音壁也江同於薦如宗王音為假哉音暇右也徐古雅反宣哲音哲不亦作哲司宣徧音遍下司才知言皆克昌如字或云文王召此神於文王之詩也周人以事天神不應化神言音亮亮及瑞應應

永樂大典卷六百一

五

對之應既右音右下同助也大妣音泰下同如文王妣毛居正六經正誤注助之以考壽作助誤助从且不从旦也要義父祖皆得稱皇考見正義蘇頌演集傳其來也和其至也敬其助者公侯其薦者天子也故於其為大杜也皆助陳其饌言得天下之歡心也大哉我皇文考文王之安我也其臣明哲其君文武故能安人以及於天天地神人莫不蒙其利故能昌其後嗣安之以眉壽助之以多福然非獨文王之致也文母大妣之德亦有以右我矣大禘之禮先王之臣有與祭者故於是稱宣哲維人焉李迂仲黃實夫集解李曰有來雖難至止肅肅言其來也則雖難而和及其至也則肅肅然而欽為此詩者誰與乃助祭之諸侯也諸侯之所以助祭者以天子則穆穆想夫在宗廟之中祭祀之時容止可觀也三家者以雍徹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美取於三家之堂三家之祭其祭宗廟果有穆穆之天子乎果有助祭之諸侯乎雖歌此詩何足取哉三代之時其祭祀也天子則穆穆諸侯則肅肅觀其容止則其心可見矣至於三家之祭則其心已懷僭竊之謀矣想其容止亦無復三代之時則徒歌其詩何所補哉天子為進大杜之牲而諸侯之助祭則陳其祭祀之饌言其得四海之歡心如此大哉大祖也又謂之考祖亦謂之皇考綏其子孫使其臣則

明哲其君則文武其降福使君臣皆賢可謂至矣既使君臣皆賢則安及
皇天無有變異焉故能昌大其後之子孫而安之以壽考則其福之降也
至矣盡矣不可復加矣后君也王氏以宣哲維人在王庭之人以文武維
后謂維世諸侯不如蘇氏以為其君臣明哲文武然以為其君臣明哲文
武蘇氏又以為大神之禮先王之臣有與祭者故於是稱宣哲維人要之
大祖降福于子孫既及其君又及其臣以見降福無所不備不必以先王
之臣與祭為說然其所以降福者非特先祖之力先祖之配亦有功焉大
母亦不必以為文王配也陳少南云文母不必是太姒文母乃文德之母
也先儒則以皇考為文王烈考為武王王氏則以皇考為武王烈考為文
王皆非也蓋所謂皇考烈考者皆指其祖也言皇考者尊之之辭也言烈
考者美之之辭也孔氏之說則以為若此祭文王則於禮當諱而經云克
昌厥後者則此詩自是四海之人歌頌之聲本非廟中之事故其不為廟
諱此言非也使當時果祭文王則亦不為諱雖周人以諱事神亦不如此
也自三代已前人君皆稱其名如堯曰咨爾舜則是舜乃其名也而史之
書堯乃曰虞舜則微盤庚亦其名也商書之篇名乃曰盤庚則其不諱可
知矣自周已前未嘗諱至周之時則諱矣然周人如稱文王則不斥曰文

王曰昌如此而已書之所稱惟有道曾孫發但曰元孫某史官不敢斥其
名故也若不專指其人則雖紀其字亦為無害如穆王名滿而當時亦有
王孫滿襄王名鄭而當時亦有衛侯鄭魯武名敖而後世之臣有公孫敖
觀此則知此詩言克昌厥後噫嘻之詩言駿發爾私昌文王之名也發武
王之名也皆未嘗諱也孔子作春秋如匡王名班而春秋亦書曹伯班簡
王名夷而春秋亦嘗書晉侯夷吾皆未嘗為之諱以此見此說非也黃
曰唐陸淳嘗言禘者帝王立始祖之廟猶謂其未盡遠尊先之義故又
推尋其始祖所自出之帝而追祀之祀於始祖之廟而遂以始祖為配然
則周人所謂禘太祖者豈非禘帝乎鄭氏蘇黃門皆以太祖為文王此
徒見詩中有烈考文母之辭而不察其所以為神之義也鄭氏謂禘大於
四時而小於禘王肅馬融則謂禘小於禘子以為馬融王肅之說為當而
鄭氏之說非也夫禮有郊有禘有禘有時天子兼是四者之祭而諸侯有
禘無禘有時無郊春秋書有事於太廟者四時之祭也大事于大廟者禘
祭也魯以六月禘周公書禘者書其備也所謂魯之郊禘周公其義矣
吾以是知諸侯之可以禘不可以禘則禘之大於禘蓋不明哉三家者以
雍徹孔子以為美取於三家之堂蓋傷之也雖然此詩言禘大祖而禘及

秀眉之壽助以繁多之福也。此又見右助於先烈之考。武王及見右助於有文德之母大妣故也。古注以皇考為文王，烈考為武王。朱氏從之。王氏以皇考為武王，烈考為文王。詩記從之。李氏則以皇考烈考皆稱其祖。三說不同。今考祭法曰：考祖曰皇考，曾祖曰皇考，高祖曰顯考。此說天子諸侯大夫廟制其實考者，祖父之通稱也。康誥云：丕顯考文王。酒誥云：穆考文王。顯考穆考皆稱文王也。洛誥既明稱烈考武王，載見始見乎武王廟而言。率見昭考則烈考昭考皆稱武王也。武王無號，維烈故稱烈考。猶商稱湯為烈祖，文王當穆故武王當昭也。唯皇考通稱文王武王。此詩後稱烈考為武王，則皇考稱文王矣。閔子小子言皇考能念皇祖訪蓍吉。皇考能紹文王之直道，則皇考又皆稱武王矣。吳曰：五見顯考，傳曰：五見。七傳王氏曰：見詩記。朱曰：見朱傳。蘇曰：五見顯考，傳未見。蘇氏曰：五見。朱傳李氏曰：見集解。洛誥云：五見正。黃震曰：抄序以為禘太祖於詩文無之。於禮於論語則徹祭之樂歌詩中烈考皇考或以為文王，或以為武王。華谷考以祭法考乃祖父之通稱，右烈考之右，晦庵亦以為左右之右云。尊也。按古注亦以為右助之右。未知孰是。若雪山則曰：右非尊也。蓋先也。左靜右動，動者於用為先，故漢右丞相先左丞相。然非古義也。林岳講義

永樂大典卷六百六十一

言有來雖難而和。至止肅肅而敬者，諸侯之助祭也。天子主祭而穆穆可見。王中心無為，守至正之意。於乎美哉，薦此大牲以相予之陳祀。大牲頌大肥膺之謂相祀而薦此，所謂得四海之歡心也。大哉皇考武王乎，綏我孝子之心。其臣明哲，其君文武，燕安格于皇天。克昌其後，綏我以眉壽。助我以繫祉。昌字陸音，倡處亮反。故我得享王業，居王位而行神禮。然推其所自來，既得右助於烈考文王，亦得右助於文母大妣也。禮不王不禘，成王於神之時，推其所自於武王，以為武王實得天下，故詳於歸功而本之。文王太妣馬詩傳纂註謝氏曰：思齊曰：雖雖在宮肅肅，在廟清廟曰肅。雍顯相有替曰肅。雖和鳴雖則有來雖雖，至止肅肅，宗廟承大宗之時，和與敬不可偏廢。有雖雖無肅肅，則溫而不厲，有肅肅無雖雖，則恭而不安。其來也和其至也。敬助祭之公侯當如是也。周人以諱事神，春秋襄公四年陳侯午卒，胡氏傳曰：午者襄公名也。孔子作春秋，在哀公之世，襄公哀公之皇考也。曷不諱乎？古者死無諱，不以名為諱。周人以諱易名，於是乎有諱禮。故孟子曰：諱名不諱姓，姓所同也。名所獨也。然禮律所載則有不諱者。夫子兼帝王之道，參文質之中，而作春秋以法萬世，如公惠不地滅國書，取出奔稱避之期，所以敬其文也。莊公名同而書同盟，僖公名申而

書戊申定公名宋而書宋人之類所以從其質也後世不明此義則有以諱易人之名者又有以諱人之姓者詩書則諱臨文則諱嫌名則諱二名則偏諱愚者違禮以為孝諂者獻佞以為忠忌諱繁名實亂而春秋之法不行矣嚴氏曰並見詩經序文曰見其詳也六子曰子與朱善詩經解願來而雖雖至而肅肅此諸侯助祭之容也薦其廣杜相其肆祀此諸侯助祭之職也相維辟公天子穆穆謂諸侯助祭而天子得遂其深遠之容也假哉皇考綏予孝子謂諸侯助祭而皇考有以安我孝子之心也莫強於人也而文王之宣道哲知則有以盡人之道莫顯於德也而文王之允允武則有以備君之德其道德之效下有以安乎人上有以及乎天遠有以昌厥後則文王之所被者廣矣故能安我以眉壽介我以繁祉使我得以享右乎烈考文母愈久而不替用節綏乎孝子之實也即克昌厥後之實也劉玉汝詩續緒有起辭也下有所指如有替有容本句即見有駝次句見此至第三句方見文法也其稱天子豈以先祖既享祭祖將徹為徹者之言歟又豈武王始有天下故為諸侯助祭者而言歟竊謂上言辟公則下言天子措辭當然又前段未祭以前則稱天子後段既祭乃稱孝子與又此詩先述諸侯次說天子先說助祭次言已祭然後稱頌祖德既以

錫福終之而又言奉祭大抵此詩皆倒說又是一體蓋以徹自下始而義亦有取於此歟此篇見為武王祭文王者以言天子言皇考文母也見其為徹者以周禮論語証之而甚明也詳詩之意所言為助祭受釐以後事其為徹時所歌亦可見然祭將畢矣祖將徹矣而君臣猶同其敬既受福矣而猶有親愛不已奉承無窮之意焉當此之時安有既灌以往不足觀之患哉李公凱句解有來雖雖成王來神祖之階而諸侯之以缺來祭者雖雖不其和至止肅肅至止於廟也肅肅于其敬相維辟公助其祭者辟公諸侯也天子穆穆主其祭者穆穆天子也於薦廣杜其序也先降頌祀始之杜牛也相子肆祀辟公實助我以肆沐其禮假哉皇考成王於是惟原得神之用播之樂歌以告太祖曰大哉我皇考文王綏予孝子安我孝子以已成之業宣哲維人又用宣通智哲之人以補之於內文武維后天德武功之諸侯以輔之於外燕及皇天其燕安之效上及于天克昌厥後故能昌大且後代今得以君王位行神理綏我眉壽上天享之而後以百壽之福介以繁祉介我以繁壽之祉既右烈考非惟使我眉壽於文王亦右文母亦不復古於文王是皆文王之力量于小子所能致哉謝升孫詩義斷法有來雖雖止天子穆穆諸侯之助祭者其來雖雖其至肅肅

永樂大典 卷六六一

其助我祀事者咸備如此則天子得以泰然無事惟見其有穆穆深遠之容如此天子粹然於其上其下能盡助祭之禮故也 助祭者無間於和敬之美而主祭者得遂其深遠之容蓋祀事有資於諸侯之助祭也然助祭者不能以皆敬且和則主祭者亦豈能以自安而遂其容哉 有來雖雖止綏予孝子 此言祭祀之時上下一於和敬而後前聖降監乎此若上下無和敬之意諸侯雖薦牲以助祀而大哉皇考庶其享之以安我孝子之心大抵前聖之降監本未易致後王所用致其享者亦惟君臣同一和敬之意豈徒在於物耶君臣奉祭而和敬之意同有以達於外故諸侯助祭而感通之效庶有以安乎君凡人之於祭祀未有不勉強於始而怠惰於終者周人之祀文王也廢徹不迺之時而肅穆穆之意猶且形於歌詠焉則其上下協一者又將始終如一矣自是而祭祀之禮每用以徹所以示訓也後世乃用於三家之堂亦可嘆也此意結尾要發得出 諸侯盡和敬之美而人君有深遠之容故其奉禮以祭也前王有以安乎後嗣矣彭士奇詩義主意有來雖雖止天子穆穆 古者君臣之盡善蓋於奉祭之際見之何也祭所以一人人心也故觀人之道莫大於祭助祭者惟諸侯既有和敬之心主祭者惟天子又有深遠之象君盡君道臣盡臣道

豈不足以見古者祭祀之盛哉 相維辟公止相予肆祀 祭者國之大事一人主敬於其上則群臣效職於其下矣 有來雖雖至止肅肅相維辟公 諸侯之助祭要當盡和敬之心也為人臣者固患乎有鳩亢之跡又患乎有怠忽之萌故來而雖雖和可知也至而肅肅敬可知也和而且敬斯其為助祭之諸侯乎 於薦廣牲止綏予孝子 諸侯有以助吾祀先之心則前人有以安吾後人之心矣 宣哲維人止克昌厥後 聖人道大而德備則天與後人皆被其福矣天之高也後人之遠也豈能外於聖人之道德哉惟能宣哲以盡人道文武以備君德則安人以及皇天又且克昌於其後道德之功大矣哉 宣哲維人文武維后 聖人之所以為聖者要非一端之所能盡也有人之道焉有君之德焉所謂人道者要必有以建彝倫之常所謂君德者要必有以得統臨之要故人道非明智不能盡而君道非文武不足盡文王者人道君道之兼盡其斯所以為聖乎 綏我眉壽止亦右文母 前王能久其錫福之功後王能盡其奉先之孝要亦各盡其道而已矣先王之愛其子則以眉壽繫祉而錫予之後王之念其前則合烈祖父母而尊禮之一代有道之長豈非先聖後聖各盡其道於錫福奉祭之間乎 綏我眉壽介以繁祉 聖人之所以安其

後嗣者不特安之以壽之長而且助之以福之盛林泉生詩義於式有朱
 雖雖上綏予孝子 諸侯盡誠以助祭而人君著其容儀之美故諸侯奉
 物而助祭而前人慰乎感慕之情夫君臣之德容並著則父子之孝感潛
 乎矣是知助祭惟在乎誠而非徒在於物也中間就天子與孝子上點撤
 意以君臣之分言之則曰天子以父子之分言之則曰孝子武王尊為天
 子而有以得諸侯助祭之誠親為孝子而有以致先王享祭之應 有來
 雖雖止克昌厥後 君臣之德容並著故祀禮感乎前王者其孝深前五
 之道德兼全故治效格乎上天者其慶速 聖人道德隆盛既有以統和
 天人而垂裕後昆矣是宜後王能合萬國之惟心以祝其先王而無愧乎
 為子之責也 諸侯盡其和敬以助祭而天子有修禘之容則君臣之禮
 著矣和敬之諸侯奉牲以薦而文王享之有以安孝子之心則父子之感
 深矣一時之盛何如哉要知皆文王昌厥後之效也文王之道德教於人
 而通乎天後嗣之昌大王何容心焉 一詩之中獨此一節專美文王之
 德祭祀之由與正在於此 宣哲維人止亦右文母 前王道德全而治
 效足以啓裕後之休故後王福壽全而祀事足以嚴尊親之禮夫後王尊
 親之嚴由於前王錫福之盛要知前王道德格天之效乃啟佑我後人之

本也。腰我眉壽以下。即昌厥後之寬。

雖一章十六句

朱子集傳周禮大師及徹帥學士而歌徹說者以為即此詩論

語亦曰以雍徹然則此蓋徹祭所歌而亦名為徹也。精廣童子問先生據
 周禮論語定此詩為徹祭所歌徹詩辭定為武王祭文王之詩書矣又以
 論語三家以雍徹例之。則知後或通用於他廟者可知也。 對淫通輝鄭
 氏曰。學士。國子也。徹者。歌雍。未子曰。徹。祭畢而收其俎也。天子宗廟之祭
 則歌雍
 以徹。

灘

洪武正韻於容切水名爾雅水自河出為灘亦作瀧瀧周禮作維又送韻
 許慎說文維河灘水在宋从水維聲徐錯通釋按尚書雷夏既澤灘入于
 同言灘入于雷澤也。又按漢書雷澤在今濟陰城陽西北。宛封及爾雅非
 璞注書云。灘。沮會同。解。昇。疏。釋曰。禹貢兗州云。雷夏既澤。灘。沮會同。孔安
 國云。雷夏澤名。灘。沮。二水會同。此澤引之。澤水自河出。別名為灘也。灘。反
 入。注。即河水決出。後。遂入者。河之有灘。指江之有沱。疏。釋曰。天。後也。詳河
 水。夫。出。而。後。入。河。者。名。津。即。下。云。水。自。河。出。為。灘。是。也。顧野王玉篇灘紆
 用切。水自河出。又音雍。瀧。瀧。並同上。張參五經文字澤名。下度集韻或作

澹司馬光類篇澹又委勇切水聚。妻微廣干祿字音雍又於用切皆水名。揚桓六書統影母澹。統聲澹。非者澹首熊忠韻會舉要羽清音職方氏。充州其浸盧維。趙謙聲音文字通河澹水在宋出曹州。古通借雖俗譌用維。周禮職方氏。充州其浸盧維。注當讀作雷雖不敢改也。釋文盧音雷維於恭切。呂馬維字有難音則非也。作澹非。雙篆。維集韻見杜从古音見去聲。韻會定正字切影弓影因煙澹。書澹集韻見杜。古文韻海。

澹

徐鉉篆韻

澹

六書

澹

沈子瑀碑見漢隸字源

澹

並六書統

草字

澹

鮮于樞草書集韻

維

洪武正韻於容切周禮職方氏充州其浸盧維釋文盧音雷維於恭切又微送二韻。

永樂大典卷之六百六十一

永樂大典卷六百六十一

十三